

阻截中共紅軍

戲說劉文輝之五

●巴山

國共金沙江戰役

消極阻截抗共反蔣

一九三五年春，中共紅軍由雲南搶渡金沙江，北上進入西康。

川康滇劉文輝防區正是紅軍必經之路，蔣中正電令二十四軍阻截。這時，劉文輝既怕紅軍入康，又怕尾追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借機圖康吞併他的軍隊。他奉令後只好硬著頭皮指揮所部阻截紅軍；並在金沙江防區會理、安順場、瀘定橋等地進行阻截的戰鬥。但在紅軍的反擊下，劉部連吃敗仗，遭到失敗。

當中共紅軍突破金沙江後，隨即圍攻會理。蔣中正急電劉文輝守大渡河，蔣一再電令：

「大渡河天險，共軍斷難飛渡，薛岳總指揮率領十萬大軍跟追于後，望兄督勵所部，嚴密防守，務將共軍徹底消滅於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職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軍法從事。」

劉文輝面對蔣中正的恐嚇，他和高級幕僚們

感到驚慌。與此同時，康澤的別動隊也進駐漢源，監視劉文輝的行動。劉文輝和部屬認為，要打

紅軍根本沒有信心，不說我劉文輝，就連劉湘的「剿匪」總司令也感到無法。這時，四川各軍將領也無不驚慌失措，無法阻截紅軍北上。因此在民衆中，有一首歌謠：「紅軍過了河，羊子牽索索（楊森綽號為羊子），冬瓜遍地滾（田頌堯綽號為田冬瓜），猴子摸腦殼（鄧錫侯的綽號為水晶猴子），矮子挨鞭打（李家鈺綽號為李矮子），劉湘怕活捉（紅軍口號活捉劉湘），請問委員長，看你又如何？」劉文輝和幕僚認為：中共紅軍要經過我區防線，蔣三令五申要我打紅軍，我們咋個打得贏啊！這不是雞蛋碰石頭嗎？如果把自己的部隊拿去拼掉，又怎麼辦呢？不拼又不行，蔣中正派十萬大軍跟進，最後的結局還是把自己打垮，劉文輝要幕僚們出個主意，使自己平平安安地把這場災難渡過。這時，劉文輝的參謀長張伯言向劉文輝獻策說：「劉軍長，最好採取『兩打』的辦法，一打中共紅軍，協同薛岳追軍消滅共軍於大渡河以南；二打蔣中正，乘機向蔣要槍、要

彈來武裝自己。」然後他分析了這場戰爭的形勢：

（一）對中共紅軍方面的分析：認為中共紅軍轉戰萬里，兵力疲憊，前有險阻，後有追兵，很難長久支持下去。

（二）對蔣中正方面的分析：認為蔣中正既有力量的「摧毀」紅軍根據地於前，就有力量「徹底消滅」紅軍於後，他總不會看著中共紅軍進入川康邊區不管，追兵必然很快到來。

（三）從自己的力量和所處的環境來分析：認為自己的力量脆弱，與中共紅軍硬拼是拼不過的，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只有硬著頭皮頂住，據險以守，阻住紅軍去路，等到追兵到來，即算勝利。

（四）從地區情況來分析：川康邊區，地形複雜，彝情特殊，不利於硬拼。

根據以上四條，劉文輝定下決心：固守金沙江、大渡河待援，力求保存實力，保存地盤。

劉元塘成了殺人狂

一九三五年五月，劉文輝向駐紮在會理的姪兒劉元塘下達緊急電令，說中共紅軍入滇後向金

沙江進犯，要他趕急佈防。

劉元瑄接到他公爸的電令後，立即在會理西街馬家祠旅部召開少校以上軍官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決定：

(一)毛國懋的二十八團擺在東路和西昌派去寧南的部隊銜接，作為防守重點。(二)把三十團擺在會理西路，並發動當地沙家，自家土司力量，協同防堵。(三)二十九團的一、三營和團屬炮兵連、手槍連、工兵連留作預備隊守城。

五月一日晚紅軍佔金沙江的絞車口，二日起至九日渡過金沙江。劉元瑄聞訊，立即率會理所有部隊近千人向通安馳援，在通安北與紅軍遭遇，激戰幾個鐘頭，部隊潰逃了下來，殘部回到會理只剩下四百來人。其時，劉元瑄急得大哭，準備逃跑，但又想到紅軍已跟追前來，跑也跑不了，於是決定電西昌劉元璋告急派部增援。

中共紅軍擊敗劉元瑄後，五月九日全部紅軍過了金沙江，等待主力到達後進行攻擊。事隔三日，紅軍先頭部隊到達會理，劉元瑄部龜縮在會理城內，被紅軍包圍得嚴嚴實實。川康邊防司令劉元璋接到劉元瑄的告急電後派蒞秋涵團星夜往會理支援，轟圍趕到會理城北，遭紅軍阻擊，轟炸部中彈受傷；毛國懋二十八團聞紅軍眾多，帶著太太往寧南逃跑了。劉元瑄去通安阻擊紅軍時，有一批官兵被紅軍俘虜，經洗腦後放了回來，劉元瑄把紅軍放回來的三、四十名官兵統統殺死。紅軍過後，江防大隊和民團搜捕送來的紅軍傷病掉隊戰士十多人，也被劉元瑄殺掉，劉元瑄便成為殺人狂。

加官晉銜趾高氣揚

劉元瑄認為只有死守會理城，但又怕紅軍接近城垣。故下令部隊把貼近城牆的房屋全部燒掉。五月八日，劉元瑄派特務營士兵以棉花團作為引火物，在東關、西關分頭放火燒房，一時間火光四起，火星迸射，火勢越燒越猛，從而燒死婦孺甚多。為了給士兵壯膽，城牆上成千成百的士兵，日夜呼嘯吶喊。為防兵變，劉元瑄曾作士兵打扮，混跡在士兵行列中，巡視守城防務，遇有私議者，立刻引下城牆，予以殺害，因之殺了不少士兵。

五月十一日蔣中正派出一個中隊的轟炸機，轟炸會理城郊紅軍，五月十四日晚午夜過後，城中人忽然聽到轟隆一聲震天巨響，接著響起密集槍聲，還夾著手榴彈的爆炸聲，原來紅軍挖坑道直抵城下進行爆破，城牆西北角被炸塌下去；劉元瑄立即派預備隊前去堵截，戰鬥極為激烈。過了一天，守軍又聽到東關城牆下有挖坑道聲音，乃灌水破壞，十五日夜，東關城牆，又被紅軍炸破。在這次戰鬥中，劉元瑄面部受傷。蔣中正曾飛到會理城上空巡視，並投下手令，晉升劉元瑄為陸軍中將，同時投下鈔票壹萬元，作為犒賞。這時劉元瑄感激涕零，更加想越出二十四軍這個小圈子，去和蔣中正拉上關係。

其實這次紅軍炸城牆，是為了牽制劉元瑄，掩護紅軍主力北上；十六日完全撤圍，於十九日紅軍先遣團進入冕寧，二十日到達瀘沽。劉元瑄阻住紅軍攻城，受到蔣中正的讚賞，因而加官晉

銜，趾高氣揚，又盡率所部，加入薛岳追軍的行列。

德昌撤退紅軍北上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開始，紅軍渡過金沙江，渡江後北上首先圍城會理，把劉元瑄圍得不敢出城。其實劉元瑄完全中了中共紅軍之計，因紅軍用一小部份兵力圍會理，全部隊伍整休，中共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林彪等中共政治局成員，在會理召開「會理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越過大渡河向紅軍第四方面軍靠攏。中共紅軍在會理整休後，五月十五日向北疾進。

劉文輝駐德昌有許劍霜旅一個營，後來劉元璋又叫許劍霜帶一個團防守德昌。

當中共紅軍到會理外圍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人送了一封信給許劍霜，希望不要阻擊紅軍北上抗日。許得信後，心裡有些害怕，只好將原信轉送西昌的劉元璋，主張接受劉伯承的意見。但劉元璋接信後未予答覆，紅軍十七日到德昌，許劍霜旅和紅軍一接觸就退下，退回到西昌。劉元璋久有兼併許旅部隊之意，想乘機殺許，拍桌大罵許劍霜「通敵」，但劉元璋素來感覺劉元璋、劉元琮兄弟很難駕馭。劉元璋不同意殺許，也不同意撤掉許的職務；駁斥劉元琮說：「哪有通敵的人，會把敵人的信送給我」。待許在玉通河一帶戰敗，劉元琮結果仍把許劍霜旅吃掉。

劉文輝第二十旅旅長鄧秀廷，有正規軍兩團，并能調集淺山彝兵近萬人。五月十三日，劉元

璋推測紅軍將由西昌、會理北上，急調鄧秀廷部由冕寧縣北部的大橋開赴瀘沽、甘相營，後又奉劉元璋令經西昌、會理道上，叫他增援德昌。鄧部到達黃水塘時，德昌已被紅軍佔領。中共紅軍劉伯承又派人送給鄧秀廷一函，說紅軍北上抗日，彝兵打槍，紅軍不還槍，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請鄧自己考慮。鄧秀廷考慮打不打，猶豫不決。如果打，怕打不過，不打又怕劉氏兄弟不諒解。他立即召集部隊官兵開會，決計看情況再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最好是能乘機揀到一點槍彈。鄧隨即把彝兵軍官召集起來訓話，告訴大家說：「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當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開槍。」鄧把部隊擺在兩邊山上，眼看紅軍部隊來得很密，不敢動。有一彝兵，不聽約束，打了一槍，引起別的彝兵也開槍，光後打了十幾槍，鄧用彝語制止住。紅軍未還擊，只說：「彝漢一家」、「漢彝是兄弟」，照樣前進。這時，從前方飛來兩架國民黨空軍飛機，飛得很低，幾乎擦山而過，彝兵想打一架下來看看，連續打了十幾槍，又因忘把聯絡布打開，飛行員誤為是紅軍在掃射，便向下投下數枚炸彈，當即炸死鄧部連長鄧華欽和漢彝士兵幾十人。

調兵遣將四處合圍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蔣中正飛到昆明，令薛岳率中央軍急速向金沙江追擊。他得知中共紅軍已到達西昌城郊，十六日又飛回成都，作了圍殲紅軍于西昌越西的軍事部署，他命令：劉文輝親率二十四軍在雅安部隊，南下增防漢源；二

十一軍第二師王澤濬旅把守大沖、大樹堡渡口，防止紅軍北上雅安；楊森率二十軍全軍防守大渡河下游馬烈、龔嘴一線，一共調八個軍，一百四十餘個團、十五萬人馬。同時還命令劉文輝動員地方武裝民團，彝番土司頭人實行「堅壁清野」，以斷紅軍糧秣。令各地嚴厲實行保甲制及連坐法，防百姓通共。

蔣中正還用他的碉堡戰術嚴密封鎖紅軍。他說：「剿匪之成功與否，全在碉堡封鎖之是否努力為準」。他以每里一子碉，三里一母碉，子母成線，縱橫參錯，羅列成網，匪陷其中，欲進不可，欲退不能，我即可從容殲之。」于是，他令劉文輝在金沙江各渡口築碉堡群，借機敲詐勒索，撈了一大筆錢。劉元璋在會理勒索四千六百塊大洋，劉元璋在西昌勒索八千六百塊大洋，他上報在西昌修建碉堡一百零四座，會理九十九座。五月初紅軍過江後，他又令劉文輝分兵從大渡河南的擦羅起，沿三道橋、大營盤、大橋、冕寧城、凹古腳、河邊、沙壩到西昌拖郎、集福場築碉。紅軍到西昌後，他又令沿大渡河部隊要構築縱深百里的棧道碉堡封鎖線。

火燒西昌無法交代

劉元璋根據劉文輝的旨意要死守西昌，劉元璋的部署：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圍「土城」做工事，憑工事據守；第二步退到安寧河做工事，憑河據守；第三步拆西昌城外「西街」的房子，打通牆壁作掩體，但又怕紅軍攻城，準備燒掉這些房子，又怕引起民憤。劉元璋則主張非先燒不可，

劉元璋主張等紅軍接近時再燒，這正合蔣中正所鼓吹的：「共黨殺人放火」以配合宣傳。可是劉元璋召集地方士紳開會，說紅軍如何兇猛，非焚城不可，問大家意見如何？當紅軍先頭部隊到崩土坎（距西昌三十里）時，劉元璋即下令放火。這兩條街共約三里長，民衆十分氣憤。劉元璋向蔣中正、劉文輝表示自己「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其實紅軍就根本沒有攻西昌城，僅向西昌方面派出一點行軍警戒部隊；大隊人馬則由西昌西南角的馬道子（距西昌十五里）分路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廟，過禮州去瀘沽。使得劉元璋、劉元琮兩兄弟十分尷尬。開初他們怕紅軍來攻西昌，感到膽戰心驚，及後紅軍又不來，自己放火燒了這麼多的民房，咋個交代呢？

瀘沽阻截全線潰敗

瀘沽坐落在安寧河與其支流孫水河交匯處，有橋連接。孫水河兩岸的南北街，鎮東有要隘孫水關，西有梳妝臺，南有接官坪，北有老君臺，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琮旅尾追紅軍駐瀘沽，令白永安團在梳妝臺過河從左翼切斷紅軍到冕寧的道路；紅軍駐老君臺的關索城。二十七日約四時，紅軍尖兵隊到孫水關前，劉部已佔據險隘，天剛拂曉，細雨濛濛中，劉軍發起進攻，劉軍八門迫擊炮猛攻關索城紅軍總部；劉軍排長李鵬舉從南街進攻，被橋北紅軍擊中，當場喪命。劉元琮見紅軍佔領橋北制高點，劉軍進至河心，隱蔽北岸，連長楊育方帶兵過橋，紅軍射擊，當即躺下十餘

具尸體。劉軍白永安團佔領瀘沽西，不敢過河，只是隔岸射擊，司令部在李家堡。紅軍在李家堡早已埋伏好了，紅軍的迫擊炮、機關槍、步槍突然像雨點一樣射向劉軍，緊接著發起反擊，在喊殺聲中，紅軍戰士端著亮晃晃的刺刀向劉軍衝去，劉軍徹底崩潰。在後督陣的營長，見此情形，策馬搶先過踏水橋，馬蹄落入橋板縫中卡著，塞住橋面，潮水般湧上橋的劉軍紛紛落水而撲河逃遁。事後，生俘劉軍百餘名，落水淹死的就有一百多人。劉軍自己稱：「劉部傷中校參謀一員，連長一員，陣亡連副一員，士兵七十八名」。紅軍繳獲槍支二百多條，子彈上萬發。劉元璋無以解恨，將白永安團長撤職，還以作戰不力為藉口，槍斃兩個排長於瀘沽橋上。下午鄧秀廷部到瀘沽，鄧見到劉元璋後，要鄧馬上追擊紅軍。

大渡河戰役

憑借天險調兵佈防

大渡河是長江上遊的一條支流，兩岸都是崇山峻嶺，僅沿河有一條羊腸小道。河面有時寬達一千多公尺；水深七至十公尺，水流湍急，河底亂石嵯峨，形成無數漩渦，俗稱竹筒水，很難有人能夠泅渡，失足落水者即有滅頂之災。沿河渡口只有能乘坐十來人的小木船；瀘定河上架有七、八條鐵索，鋪上一些稀稀落落的木板，這就是瀘定河上的鐵索橋。

劉文輝認為，瀘定橋險要；阻截紅軍過河事關重大，是有關自己生死存亡的問題。當紅軍搶

渡金沙江後，由於所部力量太弱，官兵們都不願打紅軍，所以阻截紅軍遭到失敗。這次阻截紅軍過大渡河是否能成功，心裡感到緊張；又怕像上次那樣，紅軍是何時、何地過的江都搞不清楚；加上蔣中正三令五申，天天有電令，真感到是一場大禍。只好先作一些表面行動，應付一下時局，能躲就躲、能避就避，一切爲了應付。然後，調第四、第五兩旅，組成第五師，開赴大渡河。其中，第五旅在左，守富林至安順場一帶；第四旅在右，守瀘定橋附近。原駐康定的旅，由旅長余松琳抽一部兵力，進駐瓦斯溝；軍部和新成立的第五師師部，都先後進駐漢源，親自指揮；這也是應付蔣中正的檢查，打不贏也能交差。

第五旅旅長楊學端三個團分兵把守，其分佈是：第七團團長余味儒，佈防於安順場的北岸至大沖；第二十八團團長唐灼元佈防於大沖至富林間；第二十一團團長蕭紹武率全團，經漢源場到大渡河邊挖角壩；第二十八團，隨旅部駐富林，作預備隊。

士兵饑餓潰不成軍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蔣中正令：（一）收繳南岸渡河船隻及可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於北岸；（二）收集南岸民間糧食運送北岸，實行堅壁清野；（三）掃清射界，如南岸的居民房屋可資紅軍利用，掩護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毀。

第五旅旅長楊學端，即率領旅部和預備隊進至大沖；因怕紅軍過河，二十四日派一小分隊，將八排對岸納耳壩鎮焚毀，以免紅軍借鎮爲營，

作爲前進基地；一時火光四起，鎮上民衆哭聲震天，慘不忍睹。正在這時，左翼余團傳來飛報，說紅軍已於早飯後渡河；於是該團官兵不聽指揮，沿著河岸羊腸小道，三五成群，有的倒揹槍，有的拿著馬刀向大渡河下游逃走。士兵們饑餓，難以忍受，因此罵聲不絕，一概不聽制止，真是潰不成軍。

紅軍先頭部隊，越過碉堡、哨所，神不知鬼不覺地於五月二十五日拂曉進入安順場；這時駐安順場的彝務總指揮部營長賴執中還酣臥未起，直到紅軍把他的「公館」門口衛兵繳了械，賴才從夢中驚醒翻牆逃走。此時，北岸韓營還不知對岸情況；直到早飯後，紅軍找到了船工，才以機槍火力壓制北岸韓營守兵；這時紅軍的「敢死隊」由十七勇士乘兩隻船過河。在紅軍火力壓制下，韓營守兵眼看著紅軍渡河也不敢放一槍而只好退卻。十七勇士把余團陣線打亂，官兵們像放羊似的潰逃。

這時，第五旅旅長楊學端率部另找防地，登上野豬崗山頂擺開陣勢。其時，紅軍已到對山山頂布防。雙方在此展開激戰；後楊部不支，下令向美羅場撤退。二十六日，楊學端在美羅場部署防務，認爲紅軍要從此經過；一直等了五天都未見紅軍蹤影；其實，紅軍早已過了安順場。

紅軍突破劉部防區

瀘定橋地區係劉文輝二十四軍所屬新成立的第五師司令部指揮第四旅作戰的地區。因這次戰鬥是阻截紅軍過瀘定橋，這裡是紅軍必經之地，

故將第四旅佈防於此。四旅在從雅安出發時，劉文輝有指令：(一)固守瀘定鐵索橋，阻止紅軍利用鐵索橋過河；(二)其餘部隊在瀘定縣附近擇要防守，必須嚴密控制瀘定通漢源和瀘定通天全兩條要道，確保雅屬安全；(三)與左翼的楊學端旅切取聯繫，以免中間形成空隙。

第四旅根據劉文輝的指令，其兵力部署是：

(一)三十八團駐在蘆山，由團長李全山率領第一線右翼部隊，重點放在瀘定鐵索橋；(二)十一團由團長楊開誠率第一線左翼部隊，位於海子山、冷磧一帶；(三)十團由營長黃朝吉率領，擔任後方運輸；由團長謝洪康率領，位於飛越嶺，作為預備隊；(四)旅部位於龍八步（飛越嶺山下）。

當紅軍搶渡大渡河的消息，由雅安傳到漢源後，劉文輝嚇得要命。怕蔣中正追查責任，乃於五月二十七日率領警衛旅，由雅安前往督戰，在漢源城構築工事，積極佈防。這時第五旅部隊已經後撤；當第四旅到達龍八步時，紅軍早已突破劉部防區。決定由李全山三十八團佔瀘定鐵索橋，阻止對岸紅軍主力過河；以楊開誠團向下游擺開陣勢，阻止在安順場過河後沿岸溯流而上的一部紅軍。

李全山於五月二十八日派周桂三營跑步到瀘定橋拆除橋板，構築工事；由於天雨，又是晚間，士兵疲勞不堪；有的鴉片煙癮發了，根本無法行動。營長周桂三親率重機槍，迫擊炮各一連，入夜，沿河北上；對岸也有部隊打著火把急進。互相詢問，對方答覆是退下來的友軍（實為紅軍），即信以為真。二十九日天明時，對岸橋頭出現

許多紅軍；劉部炮兵猛烈轟擊，紅軍向北岸還擊。劉元琮見紅軍佔據橋北高地，經一天激戰，李全山團傷亡五十餘人。此時，紅軍喊話，叫守軍不要開槍，紅軍優待俘虜。其後紅軍密密麻麻地趕到；李全山嚇得說不出話來，守軍混亂不堪，乃率部撤退，向天全逃去。撤退時，李全山留一班人放火燒街，那個班即被紅軍全部消滅。

由於劉文輝部戰鬥力差，無力阻截紅軍過瀘定橋，雖不斷派出部隊，均遭受嚴重傷亡。第四、五兩旅受重創後，疲憊不堪，躲在哨所裡，眼巴巴地看著紅軍過去，不敢開槍；第四旅李全山團長率部躲進大相嶺北面的深山老林，直到薛岳追軍到來，而紅軍已向北進發。

劉文輝怕紅軍北上，即令二十四軍軍部又回師雅安，把原駐寧、雅兩屬部隊，按國民黨中央規定的番號整編為三個師：第一三六師師長陳鴻文，旅長楊學端、袁國瑞；第一三七師師長劉元瑋、旅長劉元瑄、楊生武；第一三八師師長唐英（永暉）、旅長張伯言、劉元琮；每師兩旅，每旅兩團。

金湯失守勒令查辦

一九三五年秋，紅軍要夾金山南下，蔣中正令：二十軍楊森部駐寶興；劉湘所屬教導師駐蘆山；師長楊國楨（啟文）、模範師師長郭勛祺駐天全；劉文輝部袁國瑞駐天全及其以西紫石關間；其餘部隊分駐雅屬雅安、漢源及康屬玉通河一帶。

當時，劉文輝部隊重點擺在雅安、漢源兩城

，城垣堅固，可資防守；只袁國瑞駐在天全至紫石關間；劉元琮、許劍霜兩旅駐在玉通河一帶金湯、丹巴附近，和紅軍有較早的接觸。劉、許兩旅在五月間隨薛岳部隊跟進紅軍後即進駐玉通河。紅軍以少數兵力攀巖襲擊，把劉、許兩旅打得七零八落。劉元琮在金湯滾山而下，僅以身免，用手槍打了自己手臂一槍，跑到雅安；蔣中正知

金湯失守後勒令劉文輝把劉元琮押解到行營查辦；劉文輝推說已經受傷，多方掩護，未予解送。袁國瑞（袁鏞）旅，在紫石關亦被紅軍打得丟盔棄甲，逃回雅安。當五、六月間紅軍經過雅屬地區北上後，蔣中正即電令二十四軍防備紅軍回擊。劉文輝在雅屬地區大肆修築碉堡。紫石關是劉文輝二十四軍一三六師袁國瑞旅防守，在與紅軍戰鬥時，蔣曾派飛機來助戰，但袁部仍不支，只好退卻。當劉湘部的郭勛祺師防守天全縣西門外晉門關時，不准袁旅退進關內，並用機槍向袁旅潰軍掃射，揚言：「把這些雜色部隊清除掉，我們好去打紅軍」，把袁部逼得無路可走，袁國瑞也墜崖而逃；袁旅退到玉以東梅子坡時，收容了五、六百人，退回雅安。

劉元瑋死守漢源城

劉文輝令劉元瑋死守漢源城，極為賣力；因他在會理守城曾受到蔣中正的嘉獎。劉文輝深怕他冒險自動損傷實力。漢源城駐有兵力六個團以上。十一月初下午紅軍攻城，守城之營長吳安邦率部向後撤退；這時劉元瑋親到大風包督戰，見該營未奉命令即行後撤，登時大怒，責問吳安邦

：「你看清共軍來了多少部隊？你遲滯了共軍多久？你犧牲了多少人？」順手一馬刀把吳安邦面部砍傷，血流滿面；經楊學端多方勸阻始平息下去。

當紅軍佔領史家坡後，把劉元瑄部隊完全圍困於漢源城內。劉元瑄糧草斷絕，飲水困難；國民黨還派飛機常來漢源上空偵察，併空投食品和通訊器材。

紅軍圍城兩月，劉元瑄試圖反攻突圍，叫楊學端襲擊紅軍，希圖一戰而勝以邀功受賞。楊學端請示劉文輝，劉不同意，並嚴厲制止劉元瑄的妄動。仗恃「有功」的劉元瑄，不聽劉文輝的約束，他么爸越阻擋他，他越要堅持並電告劉文輝說：「部署已定，事在必行」。劉文輝給他打電話他也不接，劉文輝叫楊學端接電話，劉元瑄也不讓他接。劉文輝只好發電報叫楊學端就近勸阻，他又把電報扣下不交楊閱，併逼楊按他的反攻計劃馬上行動。

十二月某日夜，劉元瑄和楊學端率部到大相嶺，即被紅軍發現並開槍射擊；後紅軍撤退，他以爲達到了預期目的，叫楊學端堅守，自己便回漢源城。那知晚間紅軍再次大舉進攻，楊部敗退至距漢源五里的羊圈門才站住了腳。

雅安虛驚盲目困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月上旬，楊森和劉湘駐天全、蘆山、寶興的部隊先後順雅河南下潰逃，有的向洪雅、有的向名山、邛崃之間撤退。另李家鈺部隊係介卿團，原係由四川開赴西昌，途經雅安

，因漢源已被圍城，不能再前進；劉文輝即留其在雅安共同守城。劉坐城親自指揮；這時蔣中正派來了監軍、專員王庚，已到雅安，成天在各級指揮部檢查防務。守了一個多月，不見紅軍來攻；只從城牆上望見有紅軍工作人員三三兩兩地在河對岸多聲坪一帶活動；究竟紅軍有多少兵力？都不清楚。楊森勸劉文輝撤退，讓郭勛祺去挨打；因爲郭曾大言不慚地要與紅軍決戰。劉文輝卻怕失去這唯一的地盤，又怕蔣中正處罰，因而不願撤出雅安。後來雖然紅軍在雅安周圍進行過幾次小的戰鬥，但終於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全線撤走，雅安才告解圍。

圍截失敗責任誰屬

蔣中正雖然三令五申要求二十四軍和各地縣長要：「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倘有敢於聞警先逃或棄城不顧者，本委員長即按臨陣退縮之律，概以軍法從事，嚴懲不貸」，但不要命的縣長極少，冕寧鍾伯琴、越西彭燦，都是聞警先逃；會理陶昌明、寧南鄧心涵、西昌鄧重儀是逃而復返或欲逃不可。軍隊將校也是如此，如在會理的毛國懋、胡槐堂；在西昌、德昌的許劍霜、鄧秀廷，都是望風潰退；劉元瑄是欲逃又止，劉元璋則躲藏到西昌北山碉堡內，沒有一個願意拼命的。

蔣對劉文輝沒有按他的命令廣築碉堡，於五月二十六日，通令給劉文輝軍長記大過一次，戴罪圖功。這是孫震之後，第二個受處分的川軍高級將領。

蔣中正正在成都行轅，召集川軍各師、旅長講

話時說：「我們過去剿匪，幾乎沒有那一次因硬打而吃虧的；總是因爲疏忽大意，中了他們的詭計而受到損失……」。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賀國光在參謀團撤消大會上代表蔣中正講話時說：「從西昌到安順場渡大渡河，地勢險要，消滅赤匪極其容易，因守軍（二十四軍）很不努力，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是我們抱恨的事情！」他反復說了幾次「抱恨」，這點正是蔣中正的心事。不過，賀國光把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劉文輝作戰不力，是不公平的。劉文輝也會問蔣中正，調動幾十萬大軍而圍截紅軍也是失敗，責任又在誰呢？（未完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